

准噶尔与吉尔吉斯关系述略

曹盟

(新疆师范大学 历史与民族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3)

摘要: 15 世纪中叶以后, 瓦剌崛起, 其势力主力不断向西发展, 在新疆和中亚的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到了 17 世纪准噶尔汗国建立以后, 对我国西北地区以及中亚各民族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为同为游牧民族的卫拉特蒙古与吉尔吉斯的关系随双方实力的消长和周边政治局势的改变而变化。至 18 世纪中期, 随着清政府统一西域, 准噶尔汗国灭亡, 在清政府的统一调解、安抚下, 准噶尔与吉尔吉斯终于结束了长达一百多年年的冲突, 双方关系也进入了新的时期。

关键词: 卫拉特; 准噶尔汗国; 吉尔吉斯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15 世纪中叶至 18 世纪中叶, 西蒙古卫拉特诸部在新疆和中亚的历史舞台上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 特别是到了 17 世纪准噶尔汗国建立以后, 更是对我国西北地区以及中亚各民族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中准噶尔与吉尔吉斯的关系也是准噶尔与当时周边各民族关系的重要一部分, 对于准噶尔汗国的兴衰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国内对这一问题研究还处于一个比较薄弱的状态, 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 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

15 世纪随着元朝的灭亡, 瓦剌迅速崛起, 其势力扩展到了蒙古草原和广大西域地区。作为吉尔吉斯人的近邻, 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甚至有的学者认为《蒙古源流》中记载的组成瓦剌的四部之一的奇刺古特就是柯尔克孜(吉尔吉斯)。^[1]并且因为奇刺古特部的首领喀什哈及其儿子额色库都曾先后统治过整个卫拉特, 他们遭到了卫拉特首领也先的疯狂报复。吉尔吉斯人的著名史诗《玛纳斯》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以前, 在诺盖的时候, 我们是卡尔木克人(即卡尔梅克人)^①的主人, 但是, 诺盖死后, 统治者也先汗召集五万军队来打我们。他打败了柯尔克孜, 血洗了我们的土地, 驱散了诺盖所有支系的后代”。^[2]这次袭击使吉尔吉斯人损失惨重,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都销声匿迹。

从 15 世纪中期, 西蒙古首领也先被杀以后, 东、西蒙古暂归统一的局面结束。为了争夺通向中亚绿洲地区的商道、为日渐增长的人口寻找新的牧场以及政治复仇等原因, 卫拉特与鞑靼(东蒙古)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武装冲突。同时卫拉特还与周边其他民族不断发生冲突。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改善被动处境, 只有向西发展, 越过哈萨克草原, 打开中亚市场, 才能寻求生路。因此从 16 世纪中期开始卫拉特主力被迫放弃漠北逐渐西迁, 其牧地沿着阿尔泰山阴, 越唐努岭和赛颜岭, 不断向额尔齐斯河中游、鄂毕河以及哈萨克草原移动。卫拉特蒙古人的到来引发了与当地的哈萨克和吉尔吉斯人长期的、大规模的冲突。冲突开始的阶段, 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的联盟经常取得胜利。1620 年, 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联合将卫拉特人赶出了自己的游牧地。1626-1627 年吉尔吉斯人再次与哈萨

克人联合进攻卫拉特人，将剩下的卫拉特人赶到了西伯利亚。在这段时间卫拉特人不得不暂缓了对吉尔吉斯人的进攻。战争不断的失败终于引发了1625年卫拉特严重内讧，各部四散奔逃。土尔扈特部越过哈萨克草原，迁往额济勒河（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和硕特部又南下至青藏高原，从而解决了畜牧业进一步发展游牧草场不足的矛盾，由此而引发的其他社会矛盾也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各部封建主也转向团结与联合，为后来巴图尔珲台吉时期的统一、准噶尔部的兴起创造了条件。

二

1634年，准噶尔部的巴图尔珲台吉登上了政治舞台，鉴于当时的形势和处境，他倡导与东蒙古达成协议并结成联盟，制定了著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结束了东西蒙古近百年的纷争，为卫拉特蒙古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创造了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到1635年，巴图尔珲台吉建立了强大的卫拉特部落联盟——准噶尔汗国。同时，为了争夺贸易城市和扩大牧场，巴图尔珲台吉对哈萨克、吉尔吉斯等族采取了积极的攻势，并在与东蒙古的斗争中逐渐取得优势。1643年汗国的建立者巴图尔珲台吉亲自率领军队开始了对中亚的远征。首先他们夺取了阿尔泰吉尔吉斯人的土地，然后向中亚地区的进攻。面临准噶尔人的入侵，哈萨克的扬基尔苏丹率领由600名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组成的军队对准噶尔人的大军进行出色的阻击。“他把一半的部下布置在两山之间的峡口，围以一道深濠和一道高墙。而他亲自率领另一半部下隐藏在山后。准噶尔人挺近到高墙时发动了进攻，狭小的地形使他们处于不利的地位，损失了许多人马。这时扬基尔苏丹趁机从后面向准噶尔人扑去，毙伤准噶尔人近万人。”^[3]遭到失败的准噶尔人撤退了，吉尔吉斯和哈萨克的联军也没有去追击准噶尔人。准噶尔人在吉尔吉斯人和哈萨克人的边界上巩固了占领的土地。伊塞克湖、纳伦和塔拉斯河上游地区成了准噶尔人的游牧地，吉尔吉斯人成了他们的邻居。1652年，准噶尔人再次发动了对吉尔吉斯和哈萨克的进攻，在战斗中哈萨克人的扬基尔苏丹战死。之后准噶尔人征服了天山地区的部分吉尔吉斯人。但一部分战败的吉尔吉斯人和他们的首领不愿臣服准噶尔人，逃到了费尔干纳盆地，并继续和准噶尔人战斗。

1653年巴图尔珲台吉死后，准噶尔汗国内部为了汗位发生了激烈的争斗。利用这一机会，1658年吉尔吉斯人和安集延人向塔拉斯河上游进军，在古兰峡谷遭到了准噶尔人的攻击而大败，联军主要首领阿不都许库尔阵亡，另外还有大约有300人沦为了俘虏。但在战斗中遭到削弱的准噶尔军队也没能继续扩大战果。经过了一番长期激烈的争斗，1664年僧格成为了整个准噶尔汗国的真正统治者。僧格在与东蒙古争夺阿尔泰地区的吉尔吉斯人的控制权方面取得了最终胜利，于1667年彻底击败了入侵的东蒙古的阿勒坦汗，并将一支四五千人的军队留在了阿尔泰吉尔吉斯人的地区。这样阿尔泰的吉尔吉斯人大多归属了准噶尔人。^[4]就在当年僧格还曾经因为沙俄殖民者抓捕吉尔吉斯人而率兵包围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并高呼：“把所有吉尔吉斯人交还给我们，并放出人质，我们就停战，不然，我们不拿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决不罢休。”^[5]

1670年在僧格被杀后，借助于准噶尔人的内乱，吉尔吉斯人获得了短暂的自由。但是好景不长，在噶尔丹掌握了准噶尔汗国的统治权后不久，即对天山地区的吉尔吉斯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进攻。“1683—1685年间，噶尔丹率兵与费尔干纳的吉尔吉斯人和安集延人不断进行战争。1683年在远征天山的布鲁特人^②时，其部队到了帕米尔的穆尔加布河，甚至远征到了萨雷廓里山。”^[6]同时为了便于控制被征服的哈萨克、吉尔吉斯各部，噶尔丹将统治中心迁到了伊犁河流域。

至18上半叶，策妄阿拉布坦及其子噶尔丹策零时期，是准噶尔势力的全盛期，也是它在国际生活中发挥最积极作用的时期，在对吉尔吉斯的关系中也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准噶尔人将自己的统治中心迁到伊犁河流域的克根、卡尔卡拉和特克斯河一带后，吉尔吉斯人被迫从原先生活的伊犁河到伊塞克湖地区迁走。迁至天山中部纳伦谷地和伊犁河左岸库图尔的吉尔吉斯人都臣服了准噶尔人。其中一部分吉尔吉斯人远走他乡迁到了费尔干纳盆地，还有的更是远至阿赖和帕米尔地区。这些吉

尔吉斯人处境极为困苦。他们的牧场缺乏，尤其是冬牧场更是不足，因此只能养活极少的牲畜。与此同时为了控制不太听话的阿尔泰吉尔吉斯人，“当现任的琿台吉噶尔丹·策零父亲（即策妄阿拉布坦）在世时，来了三个卡尔梅克（准噶尔）宰相：杜纳尔、桑德克和奇宾（另一记述：祖哈尔、桑德克和白宾），这些人带领 500 人军队，袭击了他们的游牧地，掳走 3000 个毡房的人。被带到准噶尔地区，继则发配到乌尔古。现在他们就住在那里，向噶尔丹·策零纳税。”[7]对于这次迁徙，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 18 世纪初，阿尔泰吉尔吉斯人除了被准噶尔人带到伊犁河地区的之外，还有一部分是自愿迁移到西部天山地区的。他们之所以迁往这里是由于要到自己西部同胞这里寻求帮助和保护。对于准噶尔人的征服和统治，吉尔吉斯人一直在利用一切机会进行英勇的反抗，即“准噶尔强盛之时，亦不能使之臣服”。[8]而在 1722-1724 年访问了策妄阿拉布坦大帐的彼得一世的使臣翁科夫斯基的游记中也曾记载，吉尔吉斯人经常袭击汗的营地，而伊塞克湖区的吉尔吉斯人能够组织起 3000 名志愿军。据《和卓传》记载，喀什噶尔、英吉沙、塔什库尔干、乌什、柯克沙尔河一带的柯尔克孜部落，与当地的维吾尔、塔吉克等族人民一起经常袭击准噶尔的军事据点。在 1732 年准噶尔人在与清朝的额尔德尼昭之战中的遭到惨败，这时游牧在锡尔河上游科特缅秋别地区的吉尔吉斯萨雅克部落的首领明格里拜就发动了反对准噶尔人的斗争，最终遭到了准噶尔人的残酷镇压。[9]1738 年，准噶尔远征巴达黑尚的军队在返回的途中，在卡拉杰根被吉尔吉斯人全歼。1740 年左右，游牧于今天阿合奇县的切里克部落举行起义，夺回了整个柯克沙尔河两岸，焚毁了准噶尔贵族强迫当地柯尔克孜人修建的“琿台吉城堡”。[10]

18 世纪中叶，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上层贵族为争夺汗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相互攻伐，使“各部人众，咸失生业”，不得安生。各部人民不断内迁附清，准噶尔的实力大大削弱，吉尔吉斯反抗准噶尔人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吉尔吉斯人在与准噶尔人的战争中开始不断获得胜利。“1745 年准噶尔派兵 2 万攻打费尔干纳的乌兹别克人和由阿不都·卡里姆比率领的吉尔吉斯人，但最后回家的只剩下一半军队。（根据一个布哈拉人的描述，可能由于出于穆斯林的立场，有所夸大）1748 年准噶尔人派遣宰桑道尔吉率领大军进攻吉尔吉斯人，但他被打败，第二年春天派了更多的军队在汗的兄弟喇嘛道尔吉率领下卷土重来，但遭到了更大的失败。1749 年宰桑雅库巴在攻打吉尔吉斯人时，被吉尔吉斯人所打败，他率领的 830 人当中有 300 人被打死，所有的马匹被抢走。”[12]与吉尔吉斯、哈萨克以及东蒙古和清朝的长期战争极大的削弱了准噶尔汗国的力量，造成 1755-1757 年清政府派兵彻底平定了准噶尔。

三

1758 年，追捕准噶尔残余势力的清朝将领兆惠率兵越过桑塔什山口到达了东布鲁特萨雅克部落的领地。了解到萨雅克以及临近的萨尔巴嘎什部落希望臣服清朝的愿望后，兆惠派了两名代表前往萨雅克部落首领图尔齐拜在朱穆干谷地的营地，并见到了萨雅克部落的首领，并宣布了清朝的政策。而图尔齐拜也向清军代表说“我部久思投诚大皇帝，为准噶尔间阻，不能自通，今得为天朝臣仆，实望外之幸。”[13]当清军代表了解到游牧于塔拉斯地区的吉尔吉斯部落也有归顺之意的时候，立即经过 6 天的行程赶到了塔拉斯，招抚了该部落。于是东布鲁特全部表示了臣服。这时整个东布鲁特部落的首领，90 岁的玛木特呼里拜派了三名代表齐力克齐、图尔齐拜、尼沙，带了 100 只牛羊作为礼物来到兆惠的军营。吉尔吉斯人的代表提出了让他们返回原来被准噶尔人占领的游牧地的请求，并在后来得到了清政府的允许。第二年即 1759 年在追击大小和卓叛军的时候，清军进入了西布鲁特的领地。西布鲁特额德格纳部的首领阿济比高兴的表达了对清朝的臣服，接着其他吉尔吉斯部落也相继臣服了清朝。在得到清政府允许他们返回原先的游牧地的请求后，吉尔吉斯人迅开始迅速从费尔干纳、阿赖、帕米尔向楚河、伊塞克湖地区迁徙。“苏勒图部经阿乌利耶阿塔迁到了楚河；萨雷巴噶什部从安集延经纳伦也迁到了楚河地区，但有一部分留在了纳伦；萨雅克从奥什附近迁到了苏萨梅尔；布库则从纳伦的恰提尔湖地区迁到了伊塞克湖周围。”[13]就这样在被准噶尔人赶走了将

近 100 年后，吉尔吉斯人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生活的地方。

吉尔吉斯人与准噶尔人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冲突和战争，给两族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和难以愈合的创痛。今天我们研卫拉特蒙古与吉尔吉斯的关系，不仅对了解蒙古族与吉尔吉斯民族的历史关系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民族团结也有现实教育意义。

注释

① 卡尔梅克人是西方和中亚其他民族对卫拉特蒙古人以及后来的准噶尔人的称呼。

② 布鲁特是准噶尔人对吉尔吉斯人的称呼，清朝平定准噶尔后沿用了准噶尔人对吉尔吉斯人的这一称呼。

参考文献

- [1] 萨囊彻辰. 蒙古源流[M]. 第 145 页, 转引自伯希和著耿昇译. 卡尔梅克史评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24.
- [2] 柯尔克孜族简史编写组. 柯尔克孜族简史[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 61.
- [3] H·A·阿里斯托夫. 乌孙、吉尔吉斯或卡拉吉尔吉斯[M]. 比什凯克, 2003. 424.
- [4] 柯尔克孜族简史编写组. 柯尔克孜族简史[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 63.
- [5] 兹拉特金. 准噶尔汗国史[M]. 第 218 页, 转引自准噶尔史略编写组. 准噶尔史略[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85.
- [6] 卫拉特蒙古简史编写组. 卫拉特蒙古简史[M]. 上册,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2. 86.
- [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研究所编译. 乔汗·瓦里汗诺夫著作选集[M]. 乌鲁木齐, 197. 88-89.
- [8] 西域闻见录[M]. 椿园, 卷三.
- [9] H·A·阿里斯托夫. 乌孙、吉尔吉斯或卡拉吉尔吉斯[M]. 比什凯克, 2003. 427.
- [10] 柯尔克孜族简史编写组. 柯尔克孜族简史[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6. 75.
- [11] H·A·阿里斯托夫. 乌孙、吉尔吉斯或卡拉吉尔吉斯[M]. 比什凯克, 2003. 428.
- [12] 西域图志[M]. 卷四五, 转引自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新疆地方历史资料选辑[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7. 268.
- [13] 突厥斯坦通讯[M]. 1874, (41). 转引自 H·A·阿里斯托夫. 乌孙、吉尔吉斯或卡拉吉尔吉斯[M]. 比什凯克, 2003. 430.

A Discus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unggar and Kirghizia

CAO Meng

(The History and Ethnology Institute of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jiang 83013)

Abstract: By the middle of the 15th Century the Oyrat became powerful and kept invading westward. They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affairs of Xinjiang and middle Asia. As for being both nomadic natio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yrat and Kirghizia varied with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the strength of both sides and the political circumstance around them. By the middle of the 18th Century, the Qing Dynasty unified the west regions, and the

Junggar Khanate was destroyed. Under the mediation and pacification policy of the Qing Dynasty, Junggar and Kirghizia have finished the conflict which lasted for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and entered a new period of time.

Key words: Oyrat; Junggar Khanate; Kirghizia

收稿日期: 2012-07-13;

作者简介: 曹盟 (1976—), 男, 汉族, 河南郑州人。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学院讲师, 硕士, 主要从事新疆与中亚民族史研究。